紹述先生文集

八

へ 16
2124
8

和 信
2124
8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八

雜類

大禹謨雜

古文尚書之可疑者固不一而足而其最不可信者莫如大禹謨之為甚也予頃講書至此益覺其書之不可信也因著雜曰禹謨一篇今屬雲書而左氏傳九引此篇之言皆云夏書曰則此等語古者夏書中所載而本非真大禹謨之本語也明矣或曰事關禹

男善韶 校

故引為夏書或曰孔子所定此皆料度之說耳此不可信之一也而左氏所引尚書之言多見于此篇如臯陶邁種德及念茲在茲及董之用威及地平天成及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等語皆具所載然秦秋之際言者不一而其引書又不繁而其所引古文者多而大禹謨家居多豈春秋之間賢士大夫皆特熟于大禹謨而已哉此最可疑杜當陽之博洽目以武庫而皆闕為逸書則知作禹謨者採論語孟荀及春秋內外傳所載綴緝掇拾以為此篇耳此不可信之二也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長息問於父朋高

之言也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此孟子引書之言也今此篇方三苗逆命時益贊于禹乃用此事其下續之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言本美舜之至孝孟子引之以證父不得而子耳於三苗之事素無干涉矧瞽瞍方禹益之時尊為天子之父雖古人質樸不事文飾而豈可以瞽目天子之父儗之有苗之弗率也哉是不敬之甚而不近人情者可謂最不類矣明是為此篇者見孟子所引書之語視為奇貨上續帝初于歷山下接至誠感神繼頌補脚裝點補綴攙入于此耳此不可信之三也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朱子以為堯舜禹傳授之心法真西山以為萬世聖學之淵源然今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倘使舜之命禹加之三言而其三言亦為傳授心法則道之大者孰加是焉孔子述舜禹之授受當先急述焉烏可畧之乎哉而今徒曰舜亦以命禹而無三言之說則是舜之所以授禹禹之所以受舜者亦徒如堯之一言而無毫加損隨而可知矣所謂舜亦加以三言者妄矣此不可信之四也今古文尚書舜之所以命禹者縷縷丁寧及覆告語

来禹以下既有一百四十八字與論語所載堯之命戒其繁簡大異不可曰舜亦以命禹也可知矣夫論語所載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十九字耳今觀禹謨所載洚水儆予其下五十二字而有天之曆數在爾躬二句其下十七言而有允執厥中一句其下四十五言而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句豈舜之命禹可以堯之一言為之本其間錯襍數十言而傳受之耶尤非虞廷三代古質之態且其命戒皆有偶儷尤易解曉成周議論尚無如此整齊文字矧大禹之時其授受之間縷縷如斯而駢

儷易曉也哉此不可信之五也人心道心二句今見于荀子解蔽之篇引為道經曰荀子之時去古不遠未經秦火之厄假令此三言實為尚書之語耶則荀卿儒者也當稱書曰焉豈可錯易其名引為道經乎哉楊倞注曰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人見今書有此言而以道經為尚書則亦難據以信荀子之時老墨之徒既作道德南華諸子之書不勝其繁荀子所引人心道心之語本此等書所載而為此篇者剽竊之耳今荀子之書引此語其前述舜治天下之盛明此襲彼非彼取此也此不可信

見

之六也今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此十六字連接不斷其意方明而今孔子所舉有執中之言而不述危微精一之語荀子所稱有危微之言而不載精一執中之說聖賢之教人豈舉其偏而遺其全也哉此十六字非舜之言明矣此不可信之七也今又就孟子之意論之嘑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蹴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也嗟來之食自不可喫東家處子自不可摟雖陷溺梏亡之甚造次顛沛之間自有所不為之心萬古不可泯也是人心不可謂危也孺子入井非要交惡聲而然怵惕惻憶

之心興見牽牛之釁鐘則非愛財而易之而以羊易之之言不覺自發是道心不可謂微也而人心道心之目不見于孔孟之書況於唐虞樸古之時其無斯目也愈彰矣若使唐虞之時既有此目而至重至大則孔孟之教人循循漸漸而其半言隻辭門人弟子謹而記録以傳後世焉安可遺之哉是大禹之時未嘗有人心道心之稱也必矣此不可信之八也三苗之逆命自堯時既然舜攝位竄三苗于三危其遺種未服尚梗邊方舜即位遂分北其人庶績咸熙故及禹之作貢乃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後周穆王之作

甫刑也又曰遏絶苗民無世在下此見于今文尚書者皆曰舜之時苗患既除而未嘗有及禹之時負固不服之説也今此篇禹受命于神宗之後乃復有羣后徂征有苗來格之説與呂刑禹貢等篇尤多齟齬使此篇真古文焉何有此杆格之疑哉此不可信之九也禹之數苗乃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以為致討聲罪之本予竊以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以此數夏桀商受之罪則固可今有苗之國乃人面獸心鴃舌雕題之民也何有君子小人之辨而責其用捨倒置為哉況舜既分北之其地既宅豈有可責之君長哉

此不可信之十也禹會羣后誓于衆恐亦不然魯人周豐之答哀公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貳則誓與會始于商周雖不可的信而使大禹之時既有誓會之言見於書也則周豐之告哀公也必不言商人作誓周人作會春秋之時先王之書尚明乎天下周豐豈有不見之理也哉是知真古文尚書無誓會之言也必矣但商書有湯誓之篇武王有孟津之會周豐之言恐亦據之此不可信之十一也嗚呼古文之不可信者既如此其明而其不足疑者亦甚希焉以此為聖經不辨是非一一崇信則於人

併

今之書篇如太甲說命等其名見于經傳者古有其篇而後世偽撰其文耳如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不唯其文之偽託而併其篇目亦可疑也弁中云非古真大禹謨之本語者泛而言之耳乙酉歲又誌

心學術關係不小不可以不講究質證明其真偽得失之所在也然古聖賢遺言之收于其間者亦多覽者不可以後儒之傅會剽掠而致疑於聖人之言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後世之紛亂雜糅何亦足怪也噫

大禹謨辨證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明國子學正梅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艱為臣不易成文此言雖涉牽強而辨駁固是）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左傳文公七年郤缺言于趙宣子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又僖二十四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夏書曰地平天成此文皆自左氏剽竊也明矣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左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杜預曰夏書逸書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又襄二十一年臧武仲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杜曰逸書也又襄二十三年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又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襄二十六年聲子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荀子大畧篇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楊倞注曰虞書舜美皐陶之辭○倞言不可據信說見上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此句孟子所引書之語

成允成功襄五年左氏曰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曰亦逸書也

天之曆數在汝躬此言見于論語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孫卿之書解蔽篇曰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楊倞注曰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愚謂今書之語決是自此出者而惟精惟一一句雖不見荀子而解蔽篇中多有精一之說允執其中一句今在於論語據此則本文四句割裂古書成語以裝點焉耳若不然論語何以遺危微精一之訓荀子何以漏允執其中之說哉此四句非虞書本語而出於後儒之傅會者明矣學者不可不察焉雍又見上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云云罔作無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見論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左傳哀十八年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按左氏所引此篇之語皆以為夏書而今屬虞書尤可疑也

卜不習吉又哀十年趙孟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大禹治水之時三苗不叙其曰頑不即工者乃言遺孽之尚在耳故欲帝之念之也禹既攝位曾無三苗徂征之事梅鷟曰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此言良當詳見于上文

滿招損謙受益易彖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美漫

盈而好謙本文決出于此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又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此舜之至孝耳於三苗服叛復有何于涉也哉明僞作者掇孟子之文謾填于此耳況以舜之孝感譬禹之格苗其取譬似亦不切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孟子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此亦於三苗之事不見所關

謹按古者百篇尚書行于天下學者皆循誦而守之其引書語宜均取之而今古書中所引書語先儒所闕以為逸書者皆出於古文豈有是理哉而先儒孔蔡之徒併之今文不復識別然其言非法語事涉錯誤出于後儒之挽搭而非聖人之言者亦間有之焉故宋朱文公吳才老吳臨川趙南塘近時趙訪梅鷟吳廷翰輩亦皆不信古文固得吾心之先者也故雖辨駁古經前修所薄而尊道之切敢竭鄙悃而古文二十四篇大禹謨最先故今引證諸書明此篇之非真使知其餘篇亦不足信也但恨考索弗博聞見亦陋古書所用想尚多有力不能殫讀者類推可也時元祿壬申中秋日

道統辨

聖人之道衰而道統之說作道統之說作而聖人之道隱甚矣哉道統之說非聖人之意也夫為道統之說者將出於誰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自此言一出而後之為道統之說者皆祖焉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甚而至於次序古今聖賢圖其宗統畫其授受予竊以為不可何者道之貽乎天地之間也如白日之中天而萬古不墜充塞上下無所隱遁其實行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有目者見有耳者聽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無不有聖人之道夫豈誰授而誰受之耶此道之所以為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之謂也若佛氏之徒則不然外天地而私其道厭倫彝而守其獨非天下公共人人共由之路也故非師傳之弟子受之口其書身其教不能知也非如吾儒之晨興夜寐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可須臾離焉者也苟有人人

其人火其書絶之于天地間則其法泯矣故其徒皆
尊源流重宗派是統之所由興也今儒而言道統
之說者是自狹其道而效尤邪術也孟子曰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豈不信然或
曰嘗見佛氏所傳宗派圖則自釋迦葉以至今日
佛佛傳心祖祖授手無少差爽而見儒家所用道統
圖則自堯舜禹湯以下或百年而得其統或千年而
得其統服膺聖人之道者其得道統亦何寥寥也今
聞子之言積疑頓解然孟子曰由堯舜至湯五百餘
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其下乃

叙文王孔子伊尹萊朱散宜生太公望數君子七篇
之書以此終篇豈得無道統傳受之意耶曰不然所
謂道者自修身齊家治國予天下至出入動靜起居
應接莫不由焉何道統之有何授受之有時無聖人
則閒而知之時有聖人則見而知之孟子所言是也
觀孟子之言益知統之不可有也昔者管諫議為長
與僧圓爾談道為圓說宗派之的正箭默而退彼之
徒以為門楣謹而筆之諫議不能以道服彼而竦縮
弗應固不儒之甚也然彼以為門楣祗見其道之隘
也以此對之豈不服彼心哉而今之儒者不知出此

欲以道統圖與彼角衡猶塗塗附何弗思之甚也繇是觀之為道統之說者非聖人之意也道統之說興聖人之道衰也

菅諫議為長者丞相道真之裔而業儒時僧雍圓為藤相國道家所歸依一日與為長會于莊嚴藏院相國曰菅公當世儒宗常闢釋氏今兩英相遇盍決雌雄圓曰我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承為虛設焉今我世尊五十五世裔達磨二十七葉孫雖大風未力不揚鴻毛僅以系受尚稱釋氏想儒亦當然公於孔子知幾世孫諫議不荅退而謂人曰吾欲與圓排異教為彼以源流誇說不覺箝口

春秋正朔雍

三代建正之說興而世之學者各立己見互開門戶紛糾轇轕狥偏執己聚訟諠譊莫之或剪遏也其說愈繁其雍愈鑿要由不得其說云耳夫欲質疑者莫如就其人問之明且信也春王正月之文聖人之筆也聖人既沒道在六經故春王正月之文其周乎否當就六經證之也從前諸儒雖知證之六經而皆師心解經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

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此所以不得其說也或謂周人專用建寅之正未嘗改夏正春秋時月皆用夏正吾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且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若曰周仍用夏正耶則春之無氷也秋之無麥苗也冬之隕霜也何在其為異而紀之哉又安有正月日至七月日至

之說也哉是曰周專用夏正者不可從也或謂周自建周正以建子為正詩書孟子所載皆建子之月予亦請明其說之不可從焉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及七月一篇其記時月如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蟬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語及周官所載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籥章中春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若曰周專用周正耶則如此等語考之夏正則合而律之周正則否是曰周專用周正者亦不可從也然則奈何元儒張敷言曰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

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朔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明王錫爵亦同其說引汲冢周書曰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蒸享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事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予從其說以為周人二正兼用而其春秋所記明用建子之

正而夏正之便得天時之宜雖周人亦不能廢之行于民間想商人亦必如此故孔子特舉告顏子自漢以還千有餘年通行不易其得天時之正合聖人之心亦可見矣然則二正互用亦有其據乎曰豳風周人之詩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之十月也繼之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是周人固以十一月為正也二之日栗烈今之十二月二陽之月也繼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是周人以十二月為歲終也同一歲也曰改者時王革命自人為之者也曰終者天運一週自然而終者也其互行可見矣然其見于經

傳者周正則多而夏正則寡故春王正月今之冬十一月也故聖人曰行夏之時謂之時則周不唯改其月併其時而改之亦可見矣其以春冠王者何哉王者之頒令不在春而在正此所以春首于王也

小大學辨

周衰先王之道廢而其禮樂文章殘缺廢爛無復足徵焉後之諸儒考求遺文欲以復先王之禮詳究博搜欲求其全而或過之於瑣縛或失之於傳會甚至於自師己意取捨損益使聖人之意決裂不完亦不可以不辨也然求諸古禮而會其通質諸聖人而觀其義行諸今日而察其宜三者俱得而後是非得失同異利害得以曲暢旁通而不為衆言淆亂之所亂也蓋三代之時學校之政明於天下而其法最詳焉而後儒推度於載籍煨燼之餘私意各是其說難一自朱考亭氏始定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之說而其說終為定準而牢不可解也殊不知其衆說淆亂之中將何據而信其決為八歲與十五歲也禮記曰子生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二十而冠始學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歲華既畢餘子皆入學

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唯漢食貨志及白虎通鹽鐵論大戴禮所說皆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其說小大之說者互有異同不可槩而從之也必矣此求之古禮而會其通之不可定者也若使不由此則不能為聖人也耶孔子之聖十五而始志于學前此許多節目夫子不必經歷亦可知古有此法則夫子之教人也可以此導之其門人之受之也亦當以此為準而子夏之門人小子專務洒掃應對而子游非之則孔門之設科也不必拘小大之節亦可知矣夫子之教人亦當以此為叙而鯉之趨庭也始

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則其前乎此不從事於小學之教亦可知矣而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及詩書執禮其所雅言則今之所謂小學與大學之教也而不唯不限其年亦且習之終身則其不拘八歲與十五歲之制亦可見也此質諸聖人而求其合之不可從者也而洒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至繁其節至多非八歲至十五之所能盡也況人有昏明智愚之別不可以八歲至十五之間槩而教之也若使八歲至十五而不能曉之則待其能通而後始下大學工夫乎吾恐枉費精神而

供無用之事也若使過十五歲而始有志於學則小學之節悉廢之耶將算其年數踰過節次而始入于大學乎吾恐日暮路遠以文為之束拘礙大體此求之今日察其宜之不可通者也今求諸古禮而不可會其通質諸聖人而不可觀其義行諸今日而不可察其宜則此說之不可行也必矣然則奈何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可見其不唯小大之年數亦且其所以為教者皆所以章明彝倫而不專係窮理盡性之謂

也學者唯當以孟子之言為準而其餘紛糾錯節一切芟之可矣不爾則不唯彼此牽捏不知所從而其不悖乎聖人之本旨倍乎三代之教法者幾希

勇剛辨

夫子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集註云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此體用之謂也若然則仁知二者亦何以不分體用而言耶可知此非體用之別也蓋勇主進剛在不屈此章言勇固善矣然徒好勇而不學以照之則知進而不知退或乖恭順之道故其蔽也亂剛固善矣然徒好剛而不學

好引證

以照之則或少容忍之心故其救也狂狂者本喪心之謂不自知量每稱古之人夫子謂之狂者其事雖異而其義相類故亦謂之狂也集註以躁率解古義以抵觸解為是也且勇之反曰怯剛之反曰柔此可見其別矣左氏傳隱公九年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而速去之杜云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此亦可證矣享保辛丑

狂辭

狂者本喪心風疾之稱故制行之異於衆假而稱之亦曰狂而其所指或不同志趣高邁不肯為今世之人目之為狂如魯之狂士是也又有猖狂自恣蕩然乎禮法之外者亦曰狂如楚狂接輿是也後世二者混稱不別殆非聖人之意矣何者孔子弗得中行而思魯之狂士將何為哉聖人之好善如飢渇之於飲食故慕古尚賢欲人之進善也狂簡之士雖行不掩其言而其敢於進取動輒稱古之人蓋有一超直入竟舜君民之志故有合於聖人之意而為其所思也曾晳之狂夫子之所以與之也若夫蕩然乎禮法之外者如接輿尚欲引接之而至於壞之夷俟則不免杖脛之慘亦將何為哉聖人之慎禮法如國之於城

郭彼欲慢弁而絶滅之宜為其所責也是知狂也一
而其情狀不同所以一與一奪亦甚為異若使皆有
壤之狂則夫子之責未必不在朽木糞土之上矣先
儒解狂簡則可聞也而解曾皙琴張之為狂接輿檀弓
莊子所載臨喪而歌之事以證之則吾不敢信也至
於解原壤亦引檀弓則亦自相矛盾其然則原壤與
曾皙皆臨喪而歌一體人物豈一受吾與之褒而一
蒙老而不死之責乎哉先儒蓋混志邁高邁之狂而
為猖獗自肆之狂稽阮之流也夫子曰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孟子亦曰孔子之所謂狂則知狂固非

一樣也享保己亥
五月日

鄉原鄙

夫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朱註云鄉鄙俗之意鄉原鄉
人之愿者也又註孟子則曰鄉原非有識者古義則
云鄉人皆稱愿人者朱註所云鄉者指其人為言古
義則就一鄉為言蓋據萬章所云一鄉皆稱原人焉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而解所謂衆人皆好之者也大
抵後世鄉原之義不甚瞭指老成重厚之人則固失
乏矣或指讒諂面諛之人亦未為當也蓋世有等面
柔詭秘之人外飾忠信廉潔之行而別無事之可刺

之

舉又創為一般陋見曰何必慕古之人但當為今世之人耳以投時好沮壞人人進善之機此正是鄉原故夫子以為德之賊也何者真是真非黑白分明本不相亂唯其似是之非最能惑人而聖人之道平易從容順人情因土宜不肯為乖異之行以聳視聽鄉原之行似之而人之所病在安小成甘卑陋無進取之志故鄉原之言易入此其所以無往而不合而能亂德也且聖人欲人之進善如圃人之於樹扶植護持唯恐其少有摧抑之患其進而不已如富兒殖資愈饒愈勤故狂者衆之所不與而聖人取之以其進善也鄉原衆之所同悅而聖人惡之以其沮善也鄉原之所以譏狂者乃聖人之所以惡鄉原也故孟子說狂者之事其終引孔子惡鄉原之言以證之

義利辨

孟子開口便辨義利此二者黑白判然差別尤明後世讀者看利字不透遂致使聖賢之旨糢糊不明大抵語孟中以仁義與利對說者儘多夫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為宋牼說並舉懷仁義事君懷利事君之二端及判斷舜跖之分乃曰利與善而已善亦是非他仁義而已可見利之與仁義本不可

而　謂

同日談也孟子首章結語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先儒以此為利故解乃曰仁義未嘗不利又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惠王之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則解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蓋對孟子亦有所謂利者而言也小註諸說因此益生枝指有曰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新安倪氏之說也有曰孟子言利物之利梁王問利己之利雲峰胡氏之說也最屬鶻突大要人之於事同此一事也為其當為而不問利害謂之義唯圖貪利而不顧義否謂之利譬諸行兵誅

暴亂懲奸宄以安生民謂之義寸攘尺取強弱相吞不已謂之利皆就人事上而分別其得失耳若夫人人親戴國祚綿延此乃所謂行仁義已效者而不可以此為利而諱言之也亦不可為聖賢亦有所謂利者也孟子告惠王及宋牼章是已先儒之學視人欲如將浼己其宜諱言利而其說如此者蓋拘于大學所云國以義為利之言遂致紛紜大學所云以義為利者亦如左氏所謂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蓋以義替世之所謂利為說然出於戰國策士之故習卒不免引後世之弊不如一刀兩斷直說破曰如大

史公所謂利者亂之始也耳　己亥臘月

揚子雲始末辨

予偶閱焦氏筆乘其中論子雲始末甚言班史之誤證其不仕莽今閱本史覺辨證之不中故今舉焦氏之說參之本史一一辨究焦氏曰泰和胡正甫弁證甚悉正甫曰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矣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胤按雄若以建始改元游京師年四十餘則其有近百年之疑亦宜矣然王音卒于永始二年上去建始改元實十八年正甫何自知雄以建始改元游京師也王音卒年而雄游京師亦未可知也然以天鳳五年七十一而卒則永始二年方三十七今本傳言四十餘者少不免誤若謂之三十餘則可矣或壽七十一者作七十五六亦可正甫曰簡紹芳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

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簒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焦氏駁之曰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三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此言甚有理而美新之作本傳通鑑皆不言其事而班固典引稱揚雄美新典而無實蕭統文選亦收載為子雲之作然則不可必謂非子雲之作朱子綱目補入美新之事豈無所據而觀其所著法言盛稱莽功德至謂漢公之懿勤勞

過於阿衡則亦不可必謂不媚莽者夫班固之死在和帝永元初上距天鳳五年六十餘年而漢書之成二十年畢功雄傳贊曰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是則固之與雄其相去非遠豈有錯記雄事之理且典引之言尤可證焉焦氏曰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予考本史稱三世不徙官其下則云及莽簒位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此稱三世者止稱成哀平耳不數莽也稱三世不徙官則

信之稱為莽大夫則不信一何偏哉而稱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者亦豈然哉見典引言班固既言雄之作則非大家輩失實可知矣焦氏曰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夫投閣之事謂之有固無證謂之無亦無驗然既仕莽美新則投閣微事耳不可謂必無也而漢書稱其恬於勢利然在莽世轉為大夫則豈可謂恬於勢利哉吁書莽大夫不亦宜哉而焦氏之輩不究其顛末徒稱其不仕莽以美子雲夫溫公有宋大儒也贊稱揚子謂其度越諸子抱朴子至比之孔子亦無怪乎夫焦氏之贊稱也

正心持敬異同辨

宋儒有持敬之說而以主一無適為言又有正心之說而以隨感而應為主夫人心之應物也千頭萬緒一日之中倚疊叢夥俄頃之間倏往忽來而欲主一無適而固不能而欲隨感而應恐亦不暇給也今就其說而明之程子曰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也須是做一事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

權其輕重可也又曰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又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遮他逐一件理會此所謂持敬之說也朱子曰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右或問又曰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个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此所謂正心之法也夫持敬與正心其功夫相通而皆收放心之事也然欲持敬則一事之來專心應之他事之到不馳騖轉移而其功全矣欲正心則大小高下事各得宜千岐萬轍一無所遺而其說行矣二說矛盾無所適從亦且就聖人之言證之夫子迅雷風烈必變夫風雷起止本無定時若其迅烈未已則夫子豈弛其敬也哉當是時也他事之來不能不應則欲主一而無適而可得乎或問當應接

之際無相妨否朱子曰有事也只得應此雖聖人不能主一也可見矣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集註曰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范氏曰誠之至感之深也或問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朱子曰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又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右朱子說是雖聖人不能隨感而應有偏重留在之滯可見矣而朱子雖分疏費力而二說相並則遂不免窒礙矣亦且就人事說之應接之繁徧然終日事機之會間不容髮無秩秩條條了一事而一事又至之理況事有大小慮有緩急或有以一日而了者或有以半日而了者方騎而又射方棹而又謳方衝君之命而又聞親之病亦人事之所不能必無者也而以眇然之身應無窮之事而欲主一無適固所不能而欲隨感而應亦不復能也是不唯二說之自相矛盾而雖各就一說而言之亦且不可行也而又就正心一說論之朱子曰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二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

个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个物事到別事来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朱子曰坐以待旦急於事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朱子曰喜其夫所思之事道之得行不寐則非雖善而事未来而預自期夜而坐喜而不寐則非期待乎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自是不能遽忘夫所感之事雖正而事已徙矣而固滯不化則非留在乎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朱子曰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所哭之情雖正而事機並應偏係不遍豈非偏重乎夫是三者宋儒之所謂心不在焉尚且不免則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聞食焉而不知其味者尤可謂悖聖人之心矣若夫曰所感之事正則雖有三者而無妨則吾聞命矣然所謂偏重留在期待三者非必不正之事而後戒之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凡天下之事出于是則入

于非非正則邪事非不善者皆善也若夫不善耶則雖不偏重期待留滯而不可容之于心胸其戒之者皆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而戒之期待留在而聖賢且不免則是強天下之人以聖賢之所不能也而可乎哉然則其曰性情之正曰施當其可等皆不得已之詞而以其聖人姑下半上落下語耳是知正心之說不惟推之持敬而不可通而其一說亦且不可行也蓋人心之用猶目之視物其當面注視之處則瞻視明白而左右則雖非不瞻視而視亦不明而背則不能視心之應物亦然其一心

所專主之事則精神專凝乎此而其他事則雖非不管于心而亦不甚相接豈徒是而已哉耳之於聲鼻之於臭莫不皆然然則欲心之主乎一而不他適則是欲目之視乎一而不他照也欲心之應乎萬而無所遺則是欲目之視乎後而無所昧也兩者皆非矣蓋大學本非聖人之遺書而把捉斯心視如制器故致此牴牾而程朱諸家牽搭攙和又從而為之詞故耳或曰若如子之說則杯盤肉葅甘暖冷熱皆不之知而可乎不意聖人之心如是之顛錯迷謬也曰非然也心專於所主則他事不管當聞韶之時也韶為

主而肉為賓若當食肉之時而奏樂則其聲音緩兆亦必不如專聞樂之審也此聖人之所不免以此為心不得其正而可乎若夫方聞樂而不知其奏節則可謂為顛倒迷謬矣且予所辨者姑就其說明聖人用心之說言人心作用之態矣若夫在聖門則無如此工夫何者問何謂也則曰忠恕而已矣問終身可行之者則曰其恕乎而未嘗曰正心曰持敬則其意可見矣然五百年來正心持敬為學問之規矩不雜時元祿己卯陽月之吉

解類

盡心知性解

或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何也曰人之推度性與天道每與聖賢之旨相及蓋人疑乎人性之不可皆以為善也而夫子則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則曰人之性善人疑乎天道之不可必為佑善也而夫子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則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此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大抵聖賢所謂性者皆以其稟受之可以進善為言後世以其本也真而

靜說性而性墮于理所謂天道者皆以其福善禍淫之必有其徵為言後世以無聲無臭說天道而天道陷于理於是解盡其心者云云謂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不知其可耕則不務稼穡也故其能盡其心以至道者必知其性之善可以進道故也其既知其性之善可以進道則亦能知天道之福善禍淫必然不爽矣聖人之所見遍塞宇宙莫往而非善故能知人性之必善而天道之必佑善此謂知性此謂知天然則其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何也君子之事天也猶臣子之事君父也奉其命令慎其職分夙夜以無怠焉則所以事君父者可得盡矣天則不然以蒼蒼之體覆乎萬物之上本無言貌之接乎我則將何以得事之而能致其悅豫哉天道好善而惡惡人苟能存其心養其性則善積於厥躬可以膺天心而盡所以事天矣豈必牲牢拜跪云乎哉此謂事天然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者何也天之佑善

雖明而不差而亦非必為是事則必有是應可取効乎且夕之間也能慎其身而不以殀壽貳其心修其德而不行險以徼幸則所至之吉凶禍福貧富壽夭皆莫非天之所命此謂立命享保己亥臘月十三日

是非解

善惡之實著于身而是非之稱定于衆其稱或異而取義各異曰褒貶曰毀譽曰好惡曰美刺焉褒貶者善善惡惡之得其正而權之出于上者也毀譽者善善惡惡之過其實而說之行乎下者也好惡者善善惡惡之出于其心而成于一人者也美刺者善善惡

惡之發乎其情而生於衆人者也何以言之夫子作春秋循周公之典禮舊法明二百四十四年之是非得失後之說者以褒貶言之故曰褒貶者善善惡惡之得其正而權之出于上者也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言斯民雖失常敗法而本三代直道而所行者也豈得枉其實而毀之雖今不知其善而嘗有所試其善焉則豈不譽之哉故曰毀譽者善善惡惡之過其實而說之行于下者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是人

各有心或善或惡各從所好故曰好惡者善善惡惡之出于其心而宅于一人者也古者閭巷之人見人之是非形諸歌詠太史采而錄之獻諸天子以觀民所好惡汲汲之說者以美刺言之故曰美刺者善善惡惡之發乎其情而成于衆人者也賢奸智愚者善惡之在其心者也賢奸智愚者善惡之存其人者也是非得失者善惡之見於行事者也黜陟賞罰者善惡之行於政教者也以此類推焉其可明矣元祿辛未仲冬

儒名解

或問東厓子曰汝儒乎奚其無所事事也曰吾非儒

也吾天子之民也曰不在農工商之列而讀書屬文以糜穀帛汝謂非儒乎曰吾非儒也吾天子之民也居姬吾語汝以吾所以非儒之由曰儒之稱未著乎三代而盛稱乎後世何也三代之隆儒之實行乎君臣父子之間故不以儒稱人也叔末世儒之實蔑乎君臣父子之間故有先覺者稱之曰儒世教於是甚衰殊不知堯舜禹湯咎繇稷卨儒也而為天子也諸侯大理也后稷也司徒也其愈衰也棄棄名教括不知怪與老釋二氏鮮衣夏屋而蠹世奚以異哉今也其塗岐為六七派藻其言不根據乎道謂之儒之華

陵

博採遐搜獵怪錄異以眩燿乎人謂之儒之濫各殊溝封黨同伐異謂之儒之狹蠟言梔貌竊譽乎代間謂之儒之賊小廉曲謹區區拘節昧乎康濟之畧謂之儒之腐雄羿駿蔟好凌轢乎人謂之儒之誇護舊諱新無有卓犖之識謂之儒之俗噫使世目為文房之虛器無用之綴旒也宜吾不欲子之以斯數者稱乎我也汝背鉏耰以上我堂問我以為儒之道吾必對曰若覃而耜糞而壤勿令麋蹂稼勿令鳥啄稻汝被鈐鏊以入我室問我以為儒之道吾必對曰若利而兵崇而墉濬而濠勿俾人有所覬覦汝有父母耶吾告汝盥總櫛縰之節汝有君耶吾告汝將順匡救之道汝有子耶必撫字之汝有弟耶必友于之初別無儒道之可以告汝也吾何以儒自名乎哉天子置我乎南畝則吾秉其耒耜以服田置我乎肆則吾執其刀鋸斧削以從事今雖未在農工商之列唯上所命豈以儒自名乎哉吾非儒也吾天子之民也吾不欲子之以我稱儒也或者喟而歎曰吾今知儒之不可以不行也而今而後吾不以子稱儒也東厓子鞭然書之庚午仲春

○天下之言性故而已矣章解

胤按此章將智與故對說抑揚反覆倫盡其曲折主意在去智而取故智者用智造作之謂故者故常相因之義其事正相反意者當時自有此言語故莊子亦曰故與智莊子之道善惡齊是非故將此二者一併棄去猶禪家所去善亦不念惡亦不念之意孟子之意則丕然首節言世之言性者故常相傳之言其言淺近無甚深義本不足貴也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言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抑之也然故常之說多以便利為本亦不可輕廢故曰故者以利為本揚之也此一句是泛言第二節言若將去

故而取智耶用智者妄意窮鑿無事生事所以惡於智抑之也然如是為言則亦恐人之將智為不足取一向棄去故云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如禹之行水則其為道亦大矣唯患用智者多不如此耳揚之也至第三節始說出正意言故之不可不貴也蓋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本似非可遽測識者然苟求故常相因之法則雖千歲之日至亦可不勞而知矣在曆而言則故者蓋曆元也集註解性做理解故為已然之迹云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蓋因已發而知未發如見側隱之發而知仁之理也此宋學

定說取之奔文最難見其意陸象山說云智故之說固可相證也然必從莊子去智與故之義則苟求其故已下句最無落着助字轉關處亦難做反言解古義智故說亦似得乎象山先子存日亦不言取其說從来此章欠明解故姑衍其義云　辛丑臘月廿一日

性道教解

予始讀中庸首章見其列性道教三者以為此三言也以貫衆理其殆天下之至言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不分有智無智動靜死生莫不皆有此性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莫不皆然而其所謂道云者就凡有生之中無分飛潛蹄角蜎飛蠕動亦莫不各有此道牛則耕田犬則守夜至其曰教者也則專就人生而言耳爾来荏苒孜孜弗已日聞緒論則恍乎始知向也以為至者乃後儒理氣之說而聖人之道則不在乎此因為之解曰所謂性者善善惡惡之良心而人人各具所謂惻隱羞惡所不忍不為之心即是也若夫使人之性若犬馬之與我異類則天下何道之可告而何教之可施哉或認為惡或認為善惡混者皆不知此者也此其所以為善也故九聖人所謂性者專就人上言之無通萬物而言者然使性至善而不由

仁義則不能至聖人此道之所以為萬世不易之常而可貴也雖四裔絶塞之域叔季無學之時此道之懿不可泯滅不六大乎性既善矣道亦至矣然不有聖人者出指其迷塗導之歸宿則或以虛無怕淡為道以功利智數為教故聖人之教人也不立教以驅人率人以為教其率人以為教者何也率性而擴充之謂也故性猶良田之可以殖嘉穀也道猶嘉穀之可以成稼穡也擴而充之教之事也猶良農之播種耕耨以望秋成也嗚呼至矣

詖淫邪遁辭

孟子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云云集註云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不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此言聽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也古義曰云云蓋言聽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末流之蔽陷離窮也二說如相通而人遂難一決畢竟讀者不泝聖賢立言之本旨而徒就言辭上做解故不免纏繞此一章本因公孫丑疑乎孟子當齊卿之任或致動心故孟子對之曰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故其所謂知言云者聽衆人之建言而預知後日之得失也大抵聖賢之於言自敷奏明試以來驗其言之善否將以措之事業也若徒聽其言而察其心之淑慝此後世學士家窮理手段或是觀人之法要非聖賢大事業兼用衆言以致太平之務也其事體本自不同當時如告子許行者皆建一家言將以進之萬乘思易天下也故孟子聽其言斷之一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一則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此正是聽言之詖淫邪遁而知其流之蔽陷離窮也

然則雖躬當大任立于衆言淆亂之區豈難辨其是非而致動心耶此孟子之所以答之也

巧言亂德解

巧言亂德朱解云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蓋喪字貼亂字所守二字貼德字此言自敗己之德也此不得其旨何者讒諂面諛之言人皆知其非固不須防其與正言混其唯巧言簸弄詭辨以狥世俗其言似有理而大足惑人如子路所云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出于一時倉卒之言而未可遽以巧言目之然夫子尚戒之以佞後世有等議論務為重厚

老成之言九事糢糊隱忍不肯別白是非有似乎聖人中庸之道世之人多以為實語而靡然翕趨或云不必讀書師古大敗學者進取之志此所謂巧言亂德者也亂是混亂雜亂之亂不可以喪字解德亦是達德之德不可以所守解孟子引夫子之言曰惡似而非者其下云惡鄉原為其亂德也正此意朱子曰恐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此解尤當何以不從想下句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此自己身上事故亦必要將上句做己事竟致此強解

辛丑十一月九日

論語二解

癸丑歲赴攝之次謁府尹源侯侯命講論語一貫章及顏子問仁章古義隨文演說略了大義既歸恐旨趣未暢漫為之說曰此二章在魯論夫子告高弟者竊是切要處先儒說及先人所解其異同自可羅也子竊謂聖人之道以修身為本而安人為大千章萬句其旨雖繁畢竟不過此二端而修身則以禮為要安人則在仁而求仁之方亦莫近於忠恕是古者聖門家法見於諸章者可攷也蓋曾子從學之久造詣之深故夫子特名而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

子乃契其旨即對曰唯及告之門人則曰忠恕而已矣是知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夫子所以自言學問之方法唯是一條路脉貫統百行無復佗岐之可惑別術之可雜也豈外修己治人而更有可為言者哉而問其下手處則莫過於忠恕故曾子以此喻之此非解其義也接其受用之訣也至於顏子問仁則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者何也蓋人之為患唯知有己而不復管別人苟且慢易卒陷乎不仁之域矣苟克去其有己之心汎愛衆人則凡厥有生莫不皆在我所愛之中而亦必及復于禮以叙其親疎貴賤之等則仁有以宰焉顏子王佐之才故夫子以此告之及問其目則亦欲視聽言動之以禮為則也蓋修身以禮以立于天下之上則天下安仁孰大焉此其所以告之也所謂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亦不過是以此求之夫子告顏曾之旨其亦可知乎

又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禮為修身之要道可見矣夫子答仲弓問仁則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乎則曰其恕乎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忠恕為求道之要訣亦可見矣然則夫子之告顏曾豈外此而別有可言者乎以此告人人徒知其重厚典實為可信而疑乎其不親切於己而不知語孟六經之間曰仁曰禮曰道曰忠恕間見層出不堪其多而義趣則固無二也仁者所以安人也禮者人事之儀則也忠以盡己恕以忖人則可以造道矣皆著于事實而異其名稱耳且讀書治經可推其義例互相證明諸章所說仁禮忠恕云者其既如此則此二章所言亦豈有異旨哉先儒解一貫章則以理一分殊之旨解克己復禮章則云克去人欲以復天理其說尤傷精微而與夫子雅素之言最不相類矣且唯守此章則其說如或可聞也推之他章則仁禮忠恕其義皆不相合矣

癸丑七月廿七日

克己復禮解

或曰夫子答顏子問仁以克己復禮告之者何哉曰此告之以仁天下之方也克是克勝己是己身古者多對人而言如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及曰己欲達而達人等語是也克己者克去有己之心也復是反復踐行之意如易所謂反復其道之復禮

者大而貴賤尊卑之體小而進退揖讓之節皆是也
復禮者反復行禮也蓋言人苟有己身則惟知有吾
身而不復管別人人我之間彼此阻隔痒痾疾痛卒
不相干殘忍忮害之所由作也故能克去其有己之
心而汎愛衆人則四海之遠皆莫不在吾所愛之中
矣然天下之人無限而我以藐焉之身接之欲盡愛
之如吾父兄子弟則散漫無統親疎無差其弊也流
于牟華兼愛之說而仁不可得而行也故有禮以節
文維持之則貴賤之差親疎之殺尊卑皆得其宜而人各事其父兄各畜其子弟而仁斯

得行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為仁也蓋統而為包涵
遍覆之仁苹而為隆殺厚薄之禮堯舜之治天下亦
不外乎此矣顏子王佐之材故以是告之中庸曰仁
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聖賢之教以仁
為本而禮以節文維持之此類皆可相證矣詳解曰
己者身之私欲也復禮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
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不得其解古人言己者皆指己身而言

未有為己之私欲者也言復者反復踐行之意非復性復初之謂也禮是禮樂之禮的見於事實者非一理具於心之名也先儒解仁以為人心之理猶鏡之明月之光也私欲蔽之而其明不露故求仁者在克去人欲以反天理遂以此意解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者何也曰一日者言其效之速由己者言其機之在我曰天下歸仁者猶孟子所謂足保四海及曰民之歸仁言天下之人服其德也奮解謂歸猶與也天下之人與其仁亦可疑也此蓋舉及物之實效而言非就理而言然則及請問其目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何也曰聖人所以修身以為天下之標準者莫大於禮而視聽言動者身之用也故以此為準而欲不之違焉則中天下而立四海之民以定奠夫子告哀公以九經首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及易象所謂君子以非禮弗履其意實相符乃所謂蔑恭而天下平者也且如奮說則夫子當曰勿視非禮而不可曰非禮勿視蓋聖人以禮為則而欲身之不違乎此也享保己亥五月十四日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八終